

cmchao / September 06, 2010 08:22AM

[Re: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 \(上\)](#)

柳本通彥是位認真的文史工作者
他在霧社一帶調查多年
沒幾個研究者像他這麼熟稔德克人的霧社事件
更遑論一般民眾
我是願意尊敬這一位願意面對歷史的日本人
我也在等他的紀錄內容發表.....

gustav / September 05, 2010 09:10AM

[Re: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 \(上\)](#)

等作者寫囉。

kf / September 05, 2010 03:44AM

[Re: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 \(上\)](#)

下篇呢？
請盡快貼出，從這報導走訪事件相關人士真的是最好的深度旅遊。
真是日本人的敬業精神，日本人各種紀錄片一直是獨步全球，真是良友已也！

日本人以及下一代還有繼續居住在霧社的？很想拜訪他們到底是何動機？真是不簡單！若是有些人，早移民到美國去了！

mimizorro / September 02, 2010 03:34AM

[Re: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 \(上\)](#)

以自戀為基石的法西斯主義是永遠都是有市場得，只怕這個日本人走的不夠遠，魂有餘而魄不足。

gustav / August 31, 2010 09:49AM

[Re: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 \(上\)](#)

嗨！好久不見啊？詩婷最近好嗎？家裏好嗎？
上次聽說你在學校都當英文小老師，好棒喔！
希望有機會再來部落看你們！

詩婷 / August 28, 2010 08:16PM

[Re: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 \(上\)](#)

老師你好
啟明叔公帶我上這個網站看看
詩婷

gustav / August 26, 2010 09:43AM

[Re: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 \(上\)](#)

我出身於一個數代安居於南投山村的漢人家族，我的祖父與外公都曾受日軍徵召赴南洋充軍，從日治、到國民黨治到民主化的過程中，我的長輩們被逼著從母語學到日語再學到北京話、從漢學自由浪漫、樸實的思想被驅趕向醫學、向藥學，而這個村落也從農村走到資本化、工業化、商業化的現代，在這發展過程中，大環境在市井小民身上的影響，以及個人半推半就地參與於趨勢潮流中的悲喜與無奈，有深深地感慨。

我的村莊在被通往杉林溪的大馬路劃開前後的今昔對比（同一個位置）：

Edited 5 time(s). Last edit at 08/26/2010 10:31AM by gustav.

cmchao / August 26, 2010 08:24AM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 \(上\)](#)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 (上)

柳本通彥

真實的邦查系列三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 (上) 文 / 柳本通彥 (自由作家) 1987年3月, 我與家人搬遷到台灣來居住。當時, 對於台灣, 以及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真是一無所知。更別說是之後與我結下深緣的所謂的台灣原住民朋友們, 那時對他們的了解僅止於旅遊書上的簡短介紹而已。和許多的日本人一樣, 我與台灣原住民的交往也是從霧社開始的。霧社這地方, 對日本人而言, 實在是一處不可過而不入的「聖地」。霧社之旅1988年春天, 第一次踏上霧社, 實在讓我很難相信這樣悠閒的山村, 竟是發生過雙方民族廝殺戰鬥的地方。儘管在他們的青春年少時期, 遭遇過痛失大半家人、朋友這樣的悲淒事件, 但面對突然來訪的日本人, 他們仍然投以溫和的眼光, 返回台北的我, 在心中留下了不可思議的感慨。然後, 於1990年初夏, 我有了機會再次造訪霧社。我走訪了親身經歷霧社事件的人們和遺族。此外, 也遇到了戰後仍在霧社這塊特別土地上, 辛苦過活下來的日本人家屬。從此便展開了我的霧社之旅。比起這個事件本身, 我所執著、更想了解的一點是, 此刻坐在我眼前的這些老人們, 在克服自身民族存亡的危機之後, 是如何地度過往後的人生歲月。最初, 我只是帶了錄音機去和他們談談話, 但後來我開始改帶VHS家庭用錄影帶。當時並沒有特別打算要將這些錄下的東西做什麼用途。總之, 只是急著非把它記錄下來不可。因為眼前我所認識的這些長輩們, 眼看著隨時光逐漸老去, 霧社事件已經過了60年, 知道一些事件片段的人, 也已年過70了。有一位事件遺族的老太太讓我看了一張相片後, 可說是為我帶來了一個轉機。那是一張她的胞弟以日本兵身分出征前所拍下的紀念照。霧社事件之後, 參加起義的倖存者, 集中於離霧社有十數公里左右一個叫做「川中島」的村落。讓我吃驚的是, 在這村落裡竟有多數年輕原住民自願出征太平洋戰爭。於是我立刻拜訪了以前在川中島當過的台灣人日本兵。約有二十多名年輕人出征這場戰爭, 其中奇蹟生還的不到半數, 在我拜訪的當時, 還幸活著的僅3位而已。他們以自己曾是日本兵一事感到驕傲, 自豪自己是以日本精神活過來的, 並且還告訴我在南洋基地英勇奮戰的點滴。對我來說, 聽到這樣的事比霧社事件本身更具衝擊性。在我每次在日本各地演講時都將這收錄下來的錄影帶, 讓前來參加聽講的人觀看。多數人都與我同樣地感到吃驚。畫面的背景看似日本風景、一位慈祥的老伯以流暢的日語說著: 「我當時並沒有打算要活著回來」、「陛下雖投降, 但我們並沒有投降」等, 這一幕, 對日本人而言, 實在是相當令人震驚。像這樣的事實, 若以文字來傳達實在有限。畢竟還是影像的影響力較大。呈現在螢幕上的彷彿是從time capsule逃脫出來的半世紀前皇軍士兵的英姿模樣。我想再也沒有比這一幕, 更能明瞭地告訴我們日本統治台灣殖民地所造成的傷痕。在那期間, 有人問我何不將它做成紀錄片呢? 那是朝日電視台衛星放送的一個叫做「Free Zone 2000」的節目。這節目是要發掘個人Video Journalist, 因高性能小型Hi8的開放, 使得採訪、攝影到編輯都可由一人完成, 開拓了Video Journalism這樣的新領域。整整一個星期我都關在電台大樓裡。費了千辛萬苦, 終於編輯而成的「霧社高砂義勇兵魂魄未死」(全長計20分。1994年4月), 做得並不好, 但這算是我在電視上播出的處女作品。接著同年8月, 又製作了第2部「追蹤霧社事件2個慰靈塔」(同Free Zone 2000)。就這樣我再以二二八事件等為題材又製作了紀錄片, 此外, 還受東京MXTV之託, 又製作了十幾部有關台灣方面的新聞報導。在那期間, 一些歷史見證者也陸續離開人世了。我曾拚命地追蹤他們, 但他們有的已先行過世了。解嚴以後, 人們開始享受自由到他們壽終為止, 僅給我不到10年的時間。花蓮酒友雖然嘴裡臭罵著日本, 但心裡卻一直愛著日本的這些人們, 以及至今仍誓言對天皇效忠、但卻仍然要求日本政府退還他們在半世紀前的郵政儲金的人, 這種所謂的「台灣人日本兵」如此令人不解的存在越吸引著我去了解。我與台灣人日本兵陳情團一行共六十餘人, 一同前往東京的事是在1995年3月下旬。雖有一部分女性遺族也同行其中, 但理所當然大半以上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先生們, 就是這樣的一群老人們集合於中正機場。製作紀錄片也和連續劇一樣需要有主角。首行必須先從找人選開始。從我人在機場等候室開始, 不管是誰, 我都主動找他們說話, 目的是希望能掌握人選。其中有3位在中正機場集合的時候就有點與眾不同, 一上前確認, 這三位便自稱是從花蓮來的阿美族族民, 並各自報上平山、松原、和中村這樣的日本名。和他們是到達東京以後才成為好朋友的。記得那是在一次前往某地的途中, 在車內、松原先不太好意思地問我: 「日本哪裡有賣酒?」自那以後, 待在東京的這段期間, 每晚我們4人都聚在一起喝日本酒。白天我們到了總理府、台灣代表部、靖國神社、陣亡者墓地, 我也拿著攝影機拍下這3人。(未完待續)